

后唐庄宗李存勖 从一代英主到“伶人皇帝”

□陈峰韬

后唐庄宗李存勖，是五代十国时期最有争议的一位皇帝。他早年以英武著称，甚至赢得死敌梁太祖朱温的称赞。他二十四岁即位，力战十五年，消灭梁朝统一中原。正当世人都认为他将大展鸿图，建立不世之伟业时，他却以令人瞩目的速度迅速堕落，短短三年多时间便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，自己也死于叛乱之中。

后人论及李存勖的败因，总离不开“伶人”这个词。但是，李存勖的失败，仅仅只是因为“伶人误国”吗？

英武“李亚子” 与昏庸“李天下”

李存勖是唐末沙陀贵族李克用的长子。晚唐藩镇割据，李克用占据河东，被唐帝封为晋王，与占据中原的朱温对峙二十多年，李克用征战时经常带着李存勖上阵，大概是耳濡目染加上天赋异禀，李存勖骁勇善战的一面很快显露出来，得到时人赞誉。唐昭宗曾见过少年时的李存勖，称赞说“此子可亚其父”，李存勖因此得了个“李亚子”的美名。

李克用与朱温征战多年，始终未能突破河东，反而一度被朱温打到太原附近。这一局面在李克用去世、李存勖继承晋王之位后很快逆转。公元908年，也就是李存勖刚刚上位之时，就以奇兵突击的方式在潞州三垂冈打了个大胜仗，击溃梁军主力十万大军，朱温哀叹：“生子当如李亚子，克用为不亡矣！至如吾儿，豚犬耳！”

此后李存勖继承乃父遗志，消灭幽州刘仁恭政权，突破河东进入河北，并有力打击了契丹人。即位后的十五年（公元923年），李存勖亲率大军攻破梁朝都城汴梁，实现了辉煌的胜利。李存勖的威名响彻海内，成为五代武功最盛的君主。

然而，李存勖走上人生巅峰的同时，迅速开启了堕落模式。其中最主要的因素，就是李存勖宠信伶人。史载李存勖少年时就非常喜欢俳优之事，通晓韵律，能亲自谱写曲子。他少年时生长于河东晋阳城（今山西太原），那里的百姓传唱他谱写的曲子，人称“御制”，一直到北宋欧阳修作《新五代史》时还有遗存。

李存勖对伶人十分喜爱，常常和伶人们一起上台演出，描画着油彩，丝毫不比那些职业伶人逊色。李存勖对此颇为得意，自取伶名“李天下”。

如果只是平时消遣，倒也无伤大雅。但李存勖把握不住界限，不仅常年沉浸其中，还赐予伶人们官位，让他们掌握机密事务，俨然成为一个权力集团，其中权势较大的伶官如景进、郭从谦、史彦琼、敬新磨等，都是红极一时的政治要人。

李存勖早前有一个非常喜爱的伶人叫周匝，被梁军俘虏。公元923年，李存勖攻克汴梁城，把周匝救了回来。李存勖非常高

兴，问周匝何以安然无恙。周匝说，多亏教坊使陈俊、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保护，请天子封他们当刺史，以酬谢他们的恩情。李存勖二话不说，竟然当场应允。一州刺史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官，李存勖如此草率行事，可见伶人在他心中的分量。

伶人们仗着皇帝宠爱，肆无忌惮地把持朝权，公开向地方官员们索贿。起初官员们气愤不已，不愿受他们摆布。伶官景进等人利用出入皇宫、为皇帝转奏政事的机会，说官员们的坏话，李存勖完全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。官员们迫于伶人的淫威，不得不屈从于他们，后唐的政局从此变得污烂不堪。

并非“伶人误国” 而是自断前程

世人论及李存勖之死，受欧阳修《伶官传序》影响极深，大多以为伶人害了后唐帝国，害了李存勖本人。不过这个论点经不起推敲，伶官虽然掌握了很多权力，固然也能兴风作浪，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军、政、财大权，从本质上说，他们只不过是李存勖个人权威的代言人，只要李存勖愿意，随时可以将这些权力收走。伶官们并没有拥有足以毁灭帝国、毁灭皇帝的能量。因此可以说，伶官加速了李存勖的灭亡，而不是决定了他的命运。李存勖败亡的真正原因，还得从他身上找。

五代十国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。中唐藩镇割据以来，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割据王国。由于藩镇的规模不大、事务不多，藩镇首领个人就能基本管理所有军政事务，所以很多藩镇都没有刻意建立完备的行政制度，几乎都是首领一人说了算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家天下”。沙陀李氏同样如此，李克用时代大量蓄养义子，一方面是行军打仗之需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培养一些行政事务的助手。

仅靠义子还不够，以家族形式掌握政权，还要大量奴才式的人物，例如宦官，他们不可能成为大官巨僚，无法篡权当皇帝，可以放心使用。李存勖即位后，大量扩充宦官数量，把唐朝灭亡后逃到山野间的宦官们都召回来，让他们重新回到后唐王宫中服务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当时约有一千名宦官。这个数目是相当庞大的。

靠奴才、耳目帮助自己处理

事务、打探消息，甚至代劳一些军政事务，在政权规模小的情况下，还不至于产生太大矛盾。但等到消灭梁朝、建立庞大帝国后，这种做法就不太适合了。国家运转要靠健全完整的行政机构、政治制度来支撑，不能仅靠皇帝个人意志。

皇帝应当迅速推动原有的家族政治模式向正常国家制度转变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化家为国”。可惜的是，李存勖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政治远见，仍然任用伶官、宦官和家庭内使诸司来维持政治运作。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缺乏长远政治眼光，对敛财、结党、享乐最感兴趣，因此也最善于把皇帝赐予他们的权力进行寻租、变现。

李存勖性格浮浪，为政随意，对伶官、宦官们的权力寻租行为虽然也看在眼里，但他没有重视起来，认为这些都无伤大雅，为了换取他们的绝对忠诚，对他们一再纵容。

朝野群臣对这一现象痛心不已，但慑于伶、宦的权位，敢怒不敢言。唯一做出抵抗并试图把后唐政局“化家为国”的重臣枢密使郭崇韬，竟因此被冤杀。

郭崇韬之死，成为诱发李存勖败亡的关键一锤。郭崇韬是李存勖灭亡天下的头号功臣，此人见识深远，虽然也是“家臣”出身，却十分注重建立完善的外朝运行制度，素来对伶人、宦官群体很不齿，双方积怨已深。公元925年，李存勖决意吞并前蜀国，郭崇韬意图借此机会建立灭国之功，彻底压服宦官群体，因此极力赞同李存勖之谋。李存勖遂以长子魏王李继岌为伐蜀元帅，令郭崇韬全力辅佐之。

郭崇韬在出军前信心满满地说，此去征蜀建立大功，待日后魏王即位为帝，当劝其尽杀宦官。此事被随军监军的宦官李从袭传回洛阳，引起众多宦官们愤愤不平。灭蜀之战结束后，宦官们日夜在李存勖面前说郭崇韬的坏话，说他在军中专权跋扈势压魏王，还大肆贪污受贿，蜀人的财富大半都入了他的腰包。有了这些先人为主的印象，李存勖对郭崇韬平蜀成功后进献的缴获清单产生严重怀疑，于是派了一名宦官马彦珪作为钦差大臣，到蜀中查察郭崇韬到底有无枉法之行。

本来这倒也是个正常的权力运作过程，清者自清，郭崇韬并无贪贿之行，但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马彦珪情知此去不

一定能抓住郭崇韬的把柄，行前专门去了皇后刘氏那里，商量了一条毒计，就此葬送了郭崇韬的性命。

皇后失德 沉迷享乐

刘皇后也不是省油的灯。此人出身贫寒，幼年时在战乱中被李克用俘虏，送到宫中当宫女，后来因为能歌善舞被庄宗纳为第三个妾。生了长子李继岌后大受宠爱，力压李存勖的正妻韩夫人，俨然成为正宫娘娘。

刘氏出身非常低，比不上其他几位出身名门的夫人，生恐被人比了下去，于是变着法地勾结宦官、伶人们，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自己好话。有一天，刘皇后之父突然到宫中求见，想与失散多年的女儿重会。刘氏怕这个没本事的爹连累自己，居然说我父早已死于战乱，此人居然敢来这里打秋风，让人把父亲乱棍打死。人品之差，令人不齿。

刘氏母以子贵，被立为皇后，便开始大肆聚敛钱财，各地藩镇向李存勖进献的贡品，她都要截留一半。如此还不满足，刘氏还动辄直接向地方官发布命令，公然索贿，弄得各地苦不堪言。李存勖对此不闻不问，听之任之。两口子一个胡作非为，一个纵容默许，对政权、政治的严肃性全无一点敬畏，可谓不是一家人、不进一家门。

刘氏也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这样会引起正直朝臣的反对，尤其是正致力于整治朝纲的郭崇韬，所以对其深怀敌意。当马彦珪来报知人蜀查察之事，并透露欲陷害郭崇韬的意图时，刘氏与其一拍即合，当即定下毒计，让马彦珪矫诏，令魏王李继岌以谋反之名，在蜀中就地诛杀郭崇韬。李继岌少年识浅，一见父母之命焉敢不从，当即捕杀郭崇韬。

可怜郭崇韬一代名将，就此稀里糊涂地丧了命。

后唐立国仅仅三年多，就出现了重大饥荒。李存勖名为存勖，却不知“存恤”老百姓，动辄带着御营兵马四处田猎，所到之处要求当地州县提供食宿，有所



后唐庄宗立像

不满就打砸一番，仿佛是进入别国随意掠夺一样。在持续的折腾与挥霍下，国库很快见了底，为了满足贪欲，李存勖还下令预借明年租税，百姓号泣于路。

宰相迫不得已，请求皇帝拿出内库钱财，解一时之急。内库的钱积攒的比国库多得多，李存勖和刘皇后却不舍得拿出一分一毫。刘皇后冷着脸把自己的妆奁和幼子李满意推到宰相面前，说：“宫中就这些值钱了，你们拿去卖了当钱用吧。”吓得宰相再也不敢提此事。

众叛亲离 同室操戈

公元926年2月，后唐发生了魏州兵变，兵变直接原因也是李存勖朝令夕改。魏州军本来被派到瓦桥关抵御契丹，戍守期满后奉调返回老家魏州休息。谁知走到贝州时，李存勖以军资短缺为由，强令他们留在那里屯田。魏州军愤怒不平，在皇甫晖煽动下遂举旗叛唐，杀回魏州占领了邺城。

魏州兵变是李存勖多年来胡作非为、失政乱政等乱象的直接报应，反映了后唐各地对李存勖的严重失望与不满。李存勖慌忙派兵镇压，谁知领兵大将李嗣源走到中途，被士兵们强逼着也造了反，倒戈回攻洛阳。

李嗣源是李克用的义子，早年立下很多战功。李克用死后，李嗣源功高震主不断受到李存勖猜忌。他虽无叛逆之心，却被李存勖逼得无以自处。所以平叛走到半路被士兵裹挟，索性一推二五六，反了昏庸的“李天下”。

叛军大兵杀到洛阳，宫中先自乱了起来。李存勖从伶人中提拔起来的亲军将领郭从谦率兵造反，进攻皇宫，李存勖在混战之中被流矢射中身亡，结束了荒诞的一生。此后李嗣源率兵入洛，登基称帝，是为后唐明宗。李存勖诸子大部分死于乱军之中，自李克用起事以来，父子两代数十年血战开国，终于为他人作了嫁衣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